

# 菠萝在跳舞

■ 李吉

车子沿着蜿蜒曲折的七彩田园公路慢慢行驶着，不经意地就闯入一片无边金黄的“菠萝的海”。那千千万万像金色的鱼儿一样浮游于茫茫“碧海”中成熟的菠萝呀，在艳阳下散发出迷人的金光和香味。

不知走了多久，小外孙女突然指着那流丽的果实说：“姥爷！姥爷！菠萝在跳舞。”我顺着方向看去，每一株都是一个独立的舞者。叶片拟花裙，每一丛剑叶的中心，便捧着一颗果实，如同西班牙弗拉明戈女郎在风中飞舞，时而闲适，时而沸腾，惹得小外孙女一阵阵惊喜。“姥爷，菠萝是金黄色的。”“姥爷，菠萝也是绿色的。”外孙女平时特别爱这两个颜色，所以她把自己喜欢的颜色描绘成菠萝的颜色。

我请司机停下车，与小外孙女走向白墙灰瓦的“菠萝公社”，它静静地伫立在菠萝田的中央，像是绿海中的孤岛，又像是被甜蜜层层包裹的琥珀。耀眼的、毫无保留的南国阳光，慷慨地倾泻下来，给每片剑叶镀上金边，给每一颗果实注入糖分。那白墙被照得发亮，衬着极高极远的蓝天，与一团团饱满慵懒的白云，确是一幅梦幻般的图画。

“姥爷，菠萝在跳舞”，小外孙女一句话让我顿时醒悟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欣赏外面风景了？我有多久没有让心灵放松了？记得多年前，我总是喜欢阅读诗人黄礼孩的诗文，其中《菠萝地上的守望者》中：“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/再给两天南方的好天气//催它们成熟，把/最后的甘甜压进浓酒”记忆犹新。这首完美的诗歌总会把人们带回到南方的生活里去，带回到人们在家园守望果实的岁月里去，带回到那个被时间遗忘的地方里去。

后来从与礼孩诗人的交往中得知，他小时候是这片“菠萝地上”的一个守望者。为了方便看到整块菠萝地，他的父亲在菠萝园搭起一间草屋，草房子四

面是空的，没有遮掩，南风从树林里吹来，从植物的叶子和花瓣之间吹来，像水沐浴过肌肤。如果一天到晚待在草房子里是很闷的，除了同小伙伴们打牌、下棋、玩弹子之外，还得找些文学书籍来看，打发漫长的时日。

礼孩诗人的家，就在这片土地的小苏村，他守着的，想必是这样无垠的、会跳舞的菠萝。可想而知，礼孩小时候身体结实，肤色偏深，面容清秀，带着淳朴和一些羞涩的神态。童年的劳作、与土地的亲密接触，都滋养了他敏感的心灵，成为他日后诗歌中最初的意象群。他守望着自己的疆土，常用手指叩击坚硬的菠萝果实，听它们发出或沉闷或清朗的回响，以此来判断它的甘甜。礼孩看惯了风起时的舞蹈，也听惯了夜雨敲打在锯齿叶片上的铿锵。

《菠萝地上的守望者》并非黄礼孩某一篇散文的特定标题，而是他对自己在大陆最南端徐闻“菠萝的海”故乡童年生活的诗意概括。他所谓的“枝头”便是这眼前一望无际的、波浪般起伏的田地；他祈求的“南方的好天气”，是驱散台风的艳阳，是催生糖分的甘霖。而“最后的甘甜”，便是眼前这千万个在风中舞动的、沉甸甸的果实里，所蕴含的全部的、太阳的精华与土地的深情。他要看着它们被收获，被压榨，被酿成生命的浓酒。他守着的，不只是一片菠萝，更是一段用汗水与时光酿造的、亟待圆满的岁月。

“姥爷，菠萝为什么会跳舞？是因为它们很开心吗？”我轻声回答：“是的，它们很开心。因为它们长大了，成熟了，把自己酿成了最甜的蜜。跳舞，是它们向这个世界表达快乐方式。”

是啊，礼孩的守望，他全部的炽热与期盼，都酿成了诗，那反复的吟唱，不就是他灵魂的舞蹈吗？我们仿佛看见，生命中最重要快乐是来自心灵中那片空白散发的纯洁。

# 三角梅之殇

■ 魏志玉

这株三角梅，是十多年前邻居刚搬过来时栽下的。

它就被种在小河边，它的茎枝攀缘着一棵道旁树一直往上，到现在已经是四层楼的高度了，花开时节，它向阳的一面，密密匝匝挂满了紫红色的花，一串串从上面垂下来，形成了宽两米，高十一二米的紫红瀑布，今年的台风“桦加沙”将它吹歪了，它向东面微倾30度，东南面，它的枝条垂到了地面上，形成一堵花墙，后来市政在旁边安放了一张石椅，路过的老人孩子，爱美的年轻人都会在这儿停留，拍拍照，观观水。开着摩托匆匆而过的路人，也会停车拍照再走。这儿已经成为一个新晋网红打卡点。

被打卡也就是这几年才兴起的，以往，这儿就是一片世外桃源，我们有空时，就站在自家门口或阳台上，细细欣赏这株花树。旁边的幼儿园搞户外活动，一队戴着黄色软帽，身穿红色园服的小朋友来了，他们在树下拾花，在老师的带领下喊着整齐而稚嫩的口号，唱起欢乐的儿歌，拍集体照。一对中年夫妻路过，看到如此美丽的花儿，问我们借了园艺剪剪了一截粗壮的枝条带走了。河对面有一家人，年老的儿子牵着白发苍苍、形销骨立的老母亲，后面的大孙子手中拿了一张胶椅跟着，他们坐在三角梅旁边看很久。还有遛狗的、跑步的，几个老闺蜜或老战友一起散步的，来来往往的人们，都在花下驻足闲聊。

后来，房产经纪来了，在花下向大家介绍这边的房子；卖二手车的销售来了，把车子开到树下，大声地介绍他们的车；爱跳舞的中年少女来了，大中午的开着大喇叭，放着网上最热门的歌曲，跳着扭着录视频，一遍又一遍。

这棵树彻底热了起来。今年11月份，三角梅又开了，紫红的小花挤挤挨挨，密不透风，像极了一匹光彩耀眼的锦缎，在阳光下闪闪发

光。今年增加了一批晚上来打卡的人群。他们喜欢把车子开到树旁，然后在狭窄的路上玩漂移，急刹车，车胎驶过，灰白的水泥路上留下四条黑色的长印，他们有的把四辆车摆成“一”字，堵住路口或摆在树下。他们喜欢把车载音乐开到最响，这音响的低音把我家窗户都震得一颤一颤的。这些人一批批来，从晚上六点半开始，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，不间断地出现。那些刹车声、汽车的咆哮声，以及少男少女们兴奋的欢呼声，吵得旁边的几家整夜不得安睡。

于是，有人受不了报警了。第一次警车来，开车的留下车胎与地面刺耳的摩擦声跑了，还没来得及上车的几个女孩在风中凌乱，幸好警察只是教育了一番便让她们回去了。第二天早上，眼尖的人发现，三角梅的四根粗壮的枝干，有两根被人从两边斫了四分之三，剩下可怜的四五厘米苦苦维持着。

这棵三角梅没有蔫，花儿依旧灿烂，就这样维持了一个多星期。

晚上打卡的人依旧，警车时不时过来巡逻。

昨天晚上，我准备给同事剪一截枝条带回去栽，走近看才发现这株三角梅的根部被倒了不明液体，地面还残留着液体灼烧泥土的痕迹，三角梅的根部已经被腐蚀了，树皮一动就碎落。我剪了几截枝，发现枝干里面已经没有水分了。

这棵三角梅还是红得惊艳，但如果细心观察，你会发现离地一人高的那堵花墙被薅得一花不剩，上面的花儿明显稀疏了，它的花瓣失去了光泽，有些花瓣已经薄到透明，风一吹就身不由己地旋转飘飞，可能是花期将过了吧。

那满地失去颜色的红花，是不是三角梅无奈却又倔强的眼泪？

明年，还能看到这么旺盛的三角梅吗？

# 坐游轮，看山水共舞

■ 李家坤

如果想看山水共舞，就跟着我一起欣赏吧。

我们在朝天门码头坐上“美维凯璇”游轮，开始四天三夜长江之游。

在游轮四楼双人房一放下行李，趁天气宜人，我们就登上五楼船顶观光。沿江两岸美不胜收的山水共舞景观，赏心悦目。

次日，我们披着朝霞，先后参观了以“阴曹地府”为主题的丰都鬼城。后又参观了张飞庙、白帝城、巫山小三峡。虽然徒步了20多公里，历时5个多小时，但我们都毫无倦怠之感。

最难以忘怀的是，第三天我们登上游轮五楼，全方位观赏早已一心向往的长江三峡，尽饱眼福。

游轮越驶越近，广播室播出的“游客们，前面就是瞿塘峡了。”话音刚落，我举目眺望，瞿塘峡西边的夔门真如一扇门，岩骨如刀削，岩壁垂直于江面，阳光照射下，江面如同人体肌肉的凹凸线条，诗人杜甫的诗句“众水会涪万，瞿塘争一门”此刻具象化了。

紧接着，播音室传出“请游客们注意，前面一峡就是巫峡了……”哇！船过巫峡时，刚好薄雾从两岸喷出，江风拂面如与山岚对舞，较远处的神女峰云雾缭绕，时隐时现，极像睡美人扬袖，舞姿不断变幻。船行其中，两岸绵

绵延延的青山如被巨斧劈开，江水在此奔腾咆哮，又一次山水相逢狂舞。

位于宜昌市的西陵峡，“大自然未完成的雕塑”，江水湍急，在漩涡中奔腾狂舞，船行时急时缓，如穿越山水走廊，真似江水以绝壁为笺，浪花作笔墨写就的长诗篇，印证了诗人李白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轻快。

游轮在长江的宜昌逗留了一整天，人们说，万里长江，宜昌属上下五千里中间位置。驳接车载我们参观三峡大坝雄伟水利工程和三峡大坝纪念馆。趁在宜昌酒店住宿之便，我们租车去了离三峡大坝约30公里的葛洲坝观光。恰巧遇上一位热心的本地私家车司机，东儿跟他商量后，他十分热情载我们畅游了葛洲坝全景。

途中，他绘声绘色地给我们介绍了葛洲坝的情况。我们眺望葛洲坝，长达几百米接连不断闪烁着的灯光，如天上密密麻麻的繁星，映红了半边天，我们陶醉了。

这次由东儿引领我们长达10天的自由游旅程，观光成都，问道青城山，拜水都江堰，瞻仰乐山大佛，盘游峨眉山，读懂重庆山城，探秘神女溪，坐游轮观三峡，偷闲葛洲坝，往返乘高铁……全程处处看山水共舞，与亲人同欢，往事依依，回忆满满，耄耋之年的我，此生足矣！

# 诗三首

■ 陈东亮

## 紫色风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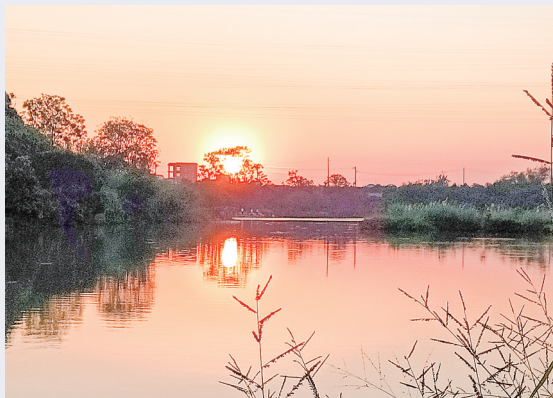
艳瓣初冬树上飘，  
迎风起舞尽妖娆。  
天仙展袖舒红幔，  
雅韵成诗涌紫潮。  
日映林间姿焕彩，  
霞蕊上色添娇。  
玲珑景致招千客，  
醉在心间百怒消。

## 咏沉香

绿云隐匿翠山中，  
结得灵脂万木隆。  
水润膏凝含重露，  
风摇影动衬丹虹。  
枯荣变幻天然出，  
衰盛循环道乃融。  
莫怨身伤容貌改，  
终成宝物建奇功。

## 南香公园

南香小巧倍清幽，  
仿若瑶池醉眼眸。  
绿叶繁花招蝶舞，  
青坪胜景惹人留。  
亭台典雅听风语，  
林木苍葱避日头。  
最是城中休憩处，  
如春四季乐无忧。



快捷投稿  
扫码关注

梦里水乡  
叶泽 摄